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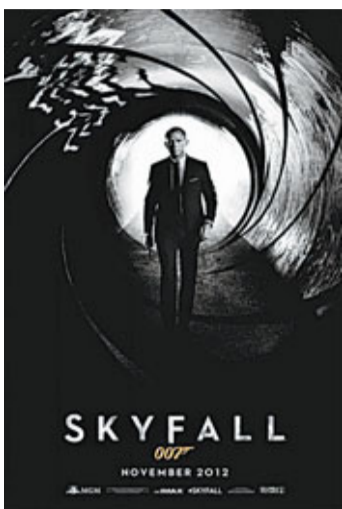
影音館

《新鐵金剛：智破天凶城》——人工情感

文：大秀

說真的，回想一下，這不是洗腦是甚麼？〈Live and let die〉、〈For your eyes only〉、〈Diamonds are forever〉、〈You know my name〉、〈Another way to die〉、〈Skyfall〉…… 排名不分先後，全都是占士邦電影主題曲的名字。到最新一齣、第廿三齣、慶祝邦電影五十周年的《新鐵金剛：智破天凶城》(Skyfall)，主題曲當然是叫〈Skyfall〉，由現役英國寶級流行歌手Adele主唱兼有份作曲，也是洗腦式地不斷Skyfall…… 還好創作人略有心思，把John Barry的Bond Theme滲進歌中，叫做有點特色。負責電影原聲創作的，是歷史上第九位Bond Composer，他就是Thomas Newman。

全碟七十九分鐘多，三十一個樂章，沒有洗腦〈Skyfall〉出現，是自《皇家賭場》後第二次在電影的原聲大碟中沒有收錄電影主題曲的狀況，而Newman也沒有刻意「再經營」〈The James Bond Theme〉，完全按章工作，把所有電影中的「場面」以音樂錦上添花。首段一氣呵成的〈Grand Bazaar, Istanbul〉，整個Action Sequence精彩緊湊，Newman以非常percussive的編曲來處理；另一搶耳樂章就是上海高樓大戰時



的〈Jelly Fish〉，配合大量鏡子和霓虹燈的交錯，是電影裡最難拍的一場；中慢板時間，當然是占士邦談情又說親情，如〈Close Shave〉、〈Skyfall〉和〈Mother〉……雖然，在殿堂級攝影師Roger Deakins掌鏡的情況下，那在上海進行的Cyber任務、「所謂」澳門的赤紅賭場、伊斯坦堡的火車追逐、到最後在天場的終極對決，聲畫配合天衣無縫，可這些藝術層面上的功力，實用作彌補劇本各種漏洞，值得加分。

說到另類有趣James Bond Theme，算是色士風達人John Zorn於八十年代末組成的Punk Jazz樂隊Naked City的版本——成員包括爵士結他手Bill Frisell、鋼琴手Wayne Horowitz和鼓手John Baron，玩的是龐克加爵士，前衛搞鬼。在1989年他們推出樂隊的首張同名專輯，裡頭玩了〈The James Bond Theme〉。在Bill Frisell辛辣的結他引子帶領下，加上John Zorn爆發有如結他licks一樣的獨奏，Naked City這一龐克爵士版〈The James Bond Theme〉，讓人血脈沸騰！

同步放映

同步戲《浮士德》：靈魂與慾望的掙扎

「有些電影令你哭，有些電影令你笑。但有些電影可改變你一生，這是其中一部。」《黑天鵝》導演戴倫·阿羅諾夫斯基(Darren Aronofsky)擔任威尼斯影展評審主席，將最高榮譽金獅獎頒給《浮士德Faust》時這樣說。

《浮士德Faust》是俄羅斯大導演阿歷山大·蘇古諾夫(Alexander Sokurov)「權力四部曲」之完結篇，在前作《摩洛哥神》、《金牛座》和《日之丸》分別以希拉克、列寧、日皇裕仁三位濫權者為主角之後，今回他以歐洲傳說中的虛構人物為系列劃下句號，把歌德寫下的悲劇帶上另一個新層次！

浮士德是一個求知慾旺盛的教授，他為追求生命的意義，不惜解剖屍體，挖肚搗腸，找尋人類靈魂所在之處。但他絕非聖人，他貪婪、魯莽、縱情慾，遇上美人瑪嘉烈特後，更不惜出賣最寶貴的靈魂，以換取美人的愛與性。浮士德的執著與癡迷、對知識與情慾的迷戀、魔鬼的詭異真身等，在蘇古諾夫匠心獨運的鏡頭和聲效下，配上迷幻醉人的19世紀情調，成就一部末世夢魘。

MOVIE MOVIE (now TV ch132)

放映時間：11月10日(星期六) 23:40

優先場《凍死骨WINTER'S BONE》

MOVIE MOVIE 11月首次比戲院更早公映——《凍死骨WINTER'S BONE》，由《飢餓遊戲 Hunger Game》珍妮花羅倫斯(Jennifer Lawrence)主演，她更憑此電影嶄露頭角，獲超過20個國際影展獎項提名包括奧斯卡最佳女主角、金球獎最佳女主角、及摘得多個個人獎項；女導演狄波拉嘉妮(Debra Granik)是辛丹斯影展一手發掘的新寵兒，本片揚威辛丹斯、柏林後便橫掃美國本土及國際影展50多個大獎，包括辛丹斯電影節評審團大獎、獨立精神獎最佳男女配角等。

在美國窮鄉與札克山區，17歲的蕾因父親販毒入獄，要獨自照顧年幼的弟妹和患病的母親。一日，當獲法院通知，她家的房子要被沒收了，原來父親為了繳付保釋金把房子抵押，出了獄便一走了之。在法院期限之前，蕾一定要找到父親，否則一家人就要搬到樹林裡生活。蕾四出向親友求救，但她發現親友似乎隱瞞着甚麼秘密，沒有人願意說出真相，也沒有人伸出援手，寒風刺骨的嚴冬快要來臨了，一家人前路茫茫，蕾惟有當上家裡的勇士，斬柴生火割松鼠，為了保衛幼小弱母，更愈戰愈勇……

MOVIE MOVIE (now TV ch132)

放映時間：11月18日(星期日) 20:30 及 11月24日(星期六) 23:45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壹

章國明與《邊緣人》

「臥底」是中外警匪電影常見的人物，他們因為任務的需要，隱藏自己的真正身份，遊走於黑白兩道搜集犯罪證據，過程緊張刺激，為編劇或導演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空間。港產片裡例如《龍虎風雲》的周潤發、《無間道》的梁朝偉，甚至近年炙手可熱的「Laughing Gor」謝天華，都是深入人心的經典臥底角色。我最近在大銀幕重溫了章國明導演的《邊緣人》，由艾迪飾演的男主角何永潮，也是一名警方臥底，可惜他最後並未能功成身退，落得一個悲慘的下場。

《邊緣人》是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其中一部代表作。新浪潮電影的興起與電視業的蓬勃發展密不可分。七十年代初，電視台為了加強競爭力，設立菲林組，吸引了一群熱愛電影的知識青年，如譚家明、許鞍華、徐克、嚴浩、章國明等投身其中。他們運用豐富的電影知識與技巧，以菲林拍攝一系列如《七女性》、《ICAC》、《CID》、《北斗星》等充滿個人風格、批判社會陰暗面的單元劇，初試啼聲即一鳴驚人。當電視台稍後改變政策，停止菲林製作，這一群後起之秀索性離巢加入電影圈，結果締造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。

作為新浪潮導演的中堅分子，章國明的作品一向以影像凌厲見稱。《邊緣人》甫開場，警察在人來人往的舊式街市追捕小販的「走鬼」場面，其逼真感絕不能與後來《我愛HK開心萬歲》的兒戲相提並論。《邊緣人》的臥底主角何永潮，曾經因為受不住誘惑而迷失自我，差點淪為真的流氓；可是他始終天良未泯，在執行最後一次臥底任務時因為一時心軟，竟然招致殺身之禍。艾迪將何永潮徘徊於正邪邊緣之間兩邊不是人的掙扎，塑造得非常立體，1982年獲頒金馬影帝。

在看《邊緣人》之前，我曾經看過章國明執導的另一部作品《星際鈍胎》，但是只要將《邊緣人》的凌厲影像和《星際鈍胎》的商業掛帥略加對照，實在令人無法相信兩部電影竟然出自同一位導演之手。那天章國明也有出席《邊緣人》的影後談，聽他眉飛色舞地回憶起三十年前創作及拍攝該片的點滴，不難想像章國明本身或者也是一位遊走於商業與藝術、自主與妥協之間的「邊緣人」呢！章國明後來離開電影圈，轉職廉政公署高級編導至今，工作崗位和電影好像無甚關連，但是我從他的言談之間，很強烈地感覺到他的心底裡對電影的一團火始終沒有熄滅，還有好多大計等待時機付諸實行。導演是一個沒有年齡限制的行業，如果日本的國寶級大導演新藤兼人可創作到99歲，章國明還有很長遠的路可以走。希望他重拾電影導演筒的一天，不會叫我們等長了脖子。



有關男旦的影像紀錄

「紀錄片希望透過兩位不同背景、不同步伐的青年粵劇演員，以他們的路，道出我們這個世代，只能抓緊當下的機會，為自己付出，留下一段短暫的印記，也是當下很多創作人(包括我)的一種情感投射。」年輕導演卓翔說。

他的首部紀錄長片《乾旦路》，將鏡頭對準粵劇界不為人所留意的年輕演員。片名中的乾旦，就是戲曲界對男旦這一類型的專業稱呼。小眾藝術的小眾角色，要繼續行走，除了熱愛、投入，還要有極大的勇氣面對現實世界的殘酷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入選今年香港亞洲電影節的《乾旦路》，卓翔前後拍攝近2年，但影像素材的積累卻早從2004年開始。七年時間，片中的主角之一譚穎倫，從一個無知無畏、天賦異稟的小票友，轉眼就到了叛逆迷狂的青春期。因受家人的影響，譚穎倫從小就愛上了粵劇，尤其鍾情旦角。演唱的姿態、動作以及舞台上的服飾造型之美，深深吸引着他。他很早便有頻繁登台表演的機會，周圍的大人和行內的長輩多是對他寬容和疼愛。但隨後進入青春發育期，他的聲線由小時的甜美、清亮，變得沉厚起來。無奈之下，已成為職業粵劇演員的他不得不轉唱老生。而來自升學的壓力與頻頻演出的衝突越來越強烈，令譚穎倫開始對前路產生困惑。



譚穎倫因變聲，轉唱老生。

「有一段他說的話，我沒剪到片子裡，」卓翔說，「他說他已經離不開舞台，離不開觀眾給他的掌聲。」剛開始接觸到譚穎倫，是通過卓翔在演藝學院導演的同學王侯偉的介紹。王侯偉也是從小便愛上扮演粵劇的男旦，卻因為家人的反對，一直僅將此作為個人興趣。報考演藝學院想當男旦演員，又被老師因擔心其前途而勸阻，只好轉報電影系。王侯偉和譚穎倫也曾作為男旦搭檔，在舞台上頻頻演出，惺惺相惜。儘管比譚穎倫年長，但在王侯偉心中，後者一直都是香港粵劇圈的小明星，甚至幾乎要成為粵劇男旦當家的不二人選。

最先是王侯偉拿起機器記錄譚穎倫的，早期的影像資料為卓翔後來的紀錄片提供了重要的資源。「其實我一直關注年輕的戲曲演員，特別是年輕的男旦演員，因為他們是最不被注意、非主流的一個群體。而戲曲的承傳，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有沒有新鮮血液的注入。他們的存在就顯得很重要。」他曾到北京接觸到京劇男旦演員，準備拍一個香港、北京兩地演員的故事。後來遇見張艾嘉，後者被譚穎倫的故事深深吸引，「她鼓勵我說，應該從身邊的人拍起。我於是就想，不如把我的同學王侯偉和譚穎倫的故事結合起來講。」不久，卓翔的拍攝提案被CNEX基金會接受，由張艾嘉作他片子的監製。

和香港建立關係

拍的是年輕人，卓翔有很多與他有關的東西要講，夢想、家庭、困惑、勇氣和承擔。「我第一次見到譚穎倫的時候，他已經中五、中六，和小時候的樣子完全不同。以前的他，說話的時候眼裡是有光的。」卓翔說，「我眼前

的他，比同齡人早熟太多，但又帶着很深的疲憊感。因為他上午上課，下午就要趕去各個地方的戲台子唱戲，然後更深半夜回到家，睡不了幾個鐘頭便起床去學校。年復一年。」譚家讓小孩乾脆退學，做全職演員，但譚穎倫自己不肯。「因為他不確定，做全職演員是否真的能養活自己，但也明白，這樣下去不是解決的辦法。」

相比之下，王侯偉對自己的選擇更加從容和清晰。從電影系畢業後，他還是轉到了男旦表演及相關的工作上。開粵劇工作坊，舉辦講座，帶學生，正職是在研究機構做戲曲研究員。「王侯偉的家庭阻力更大，他的母親對他演男旦一直很難接受，雖然近年態度有些緩和。」影片裡的王侯偉，說話慢條斯理，常帶微笑，做事也很有計劃和安排。每月一萬出頭的人工，做着自己喜歡事情，自食其力，他很滿足。「但譚穎倫需要養家，經濟壓力更大。」卓翔說。

自始至終，卓翔對兩人的家庭保持着克制的態度。除了譚穎倫的父親和爺爺在他小時候一起出鏡，之後幾乎再沒出現。「畢竟譚穎倫到了中學生這個年齡，和家人的交流變得很少。此外，我的重點也是他們自己的故事。至於從中引發出的社會問題、教育問題，觀眾自己可以去討論。」

在《乾旦路》之前，卓翔拍過很多故事短片，「拍紀錄片是要找到我和香港的關係。」他是福建移民第二代，家中的親戚、朋友都在內地。「以前我就常常坐火車回內地看親戚，所以我後來拍片子很多是關於旅行，關於國內的城市，對香港的感覺一直很疏離。」他喜歡拍以小孩子為故事題材的片子，「參加多了比賽，發現自己已經沒有新意，除了家庭、學校那點故事，再也深入不下去了。」

他讀了很多電影導演的傳記，思考自己拍片的道路，終於發現，拍紀錄片是建立自己對城市認知、對社會敏感度的一個最佳方法。「比如，《乾旦路》讓我更了解粵劇在香港的承傳情況。很多人都說粵劇式微，但我卻看到了它生命力強盛的地方。還比如，我也看到香港的家長、香港的教育怎麼對待小孩另類的選擇，採取甚麼方法。」

接下去，他希望與電視台合作，繼續拍攝男旦演員不同劇種、不同年齡的紀錄系列片，讓這群社會小眾群體呈現一個更完整的圖案。「紀錄片也是為劇情片積累資源。」卓翔說，他知道，十年磨一劍，好的劇情片的煉出，需要時間的沉澱。



導演 卓翔



王侯偉在後台化妝，準備演出。



已轉唱老生的譚穎倫(右)。



王侯偉(左)與小時候的譚穎倫。